

## 我是歌手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703751)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703751>.

Rating:	<a href="#">Not Rated</a>
Archive Warning:	<a href="#">No Archive Warnings Apply</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Relationship:	<a href="#">发郊, 姬屋藏郊</a>
Character:	<a href="#">姬发, 殷郊</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10-09 Words: 5,412 Chapters: 1/1

## 我是歌手

by [tejiwenmang](#)

### Summary

现pa

1

崇应彪在咖啡厅等人，没等多久人就来了，对方是郑大快毕业的学生。春招的时候公司去招聘的可相中人家了，公司让他去后续跟进。

“人事部的不归我管啊！”崇应彪当时就跟苏姐已吼了。

“你说得好像归我管一样。”老板秘书冲他皮笑肉不笑。

实际上这小伙看起来不错，能力过关，态度认真，还挺谦虚，你要真想从别的地方挑刺——比如脸——崇应彪心想：还行吧，凑凑活活，跟我比还是有差距的——当然有时候他的话你也可以当屁放。

俩人聊起来还挺投机，喝咖啡怎么尽兴？接着就赶夜场吃烧烤了。小伙特不能喝，几口就迷糊。你一会儿回哪儿？崇应彪喊。我当然大胆儿！对方回。驴唇不对马嘴。

大排档的音乐放得更大更热闹了，从可可托海唱到披着羊皮的狼，小伙趴在塑料桌上手肘旁边一堆毛豆皮儿，听到高潮部分，也仰着头嚎两嗓子。妈耶，这也是位祖宗，崇应彪想，不知道送哪儿扔旅馆里怎么着也不像回事儿，只能扛着回家。一路上，“小朋友”嘴里还进行着西部之旅，从陕西唱到甘肃，从青海唱到西藏。

你喜欢西北吗？他嘟囔一句。

我家……隔……宝鸡的！又开始唱。

十点多，崇应彪家的小区附近还没那么安静，那也经不住他嗷儿哇乱叫。五分钟后他可算把夜市麦霸拉到家门口，拿钥匙，开门，拖进来，关门。达坂城的石头硬又平啊西瓜是大

又圆。殷郊顶着张蠢脸从客厅里出来，小伙儿就唱两个眼睛真漂亮。

“……大哥，你家有……新疆美女啊……”孩子瞧着，人都傻了。

“他？他正经河南人，喝糊涂面条长大的。”崇应彪翻个白眼。

醉鬼沾着沙发就睡了，殷郊倚着门框问：“他谁？”

“他你大伯心头好，让我专门跑过去给人家开人才绿色通道。”他伸着脖子把衬衫脱了，初夏还是有些微凉，殷郊捡来的狗屁颠屁颠从卧室里跑出来，绕着他嗅嗅。

“咋喝成这样。”

“我怎么知道，他说他酒量不行，结果一瓶就晕。”

“白的。”

“啤的。”

殷郊的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他绕过沙发去看人家的脸，想搞清楚这位主是谁，模样挺清秀，就多看了几眼。

“怎么？喜欢啊？”

“我没……”

崇应彪摇头晃脑：“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我就说——诶笨狗别咬我！”殷郊的狗扯着他裤腿werwerwerwerwerwerwerwerwerwer——

第二天清晨很快就到了。姬发一睁眼——陌生的天花板，陌生的装潢，陌生的味道，低头——只剩他的夏威夷大裤衩。妈呀——冷静！快冷静！冷静回忆一下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先是跟崇经理去咖啡厅见面，然后谈得投机去吃烧烤，接着喝酒……后面啥都不记得了，就记得新疆美女……新疆美女——新疆美女！

“新疆美女！”姬发大喊一声，蹭一下就从沙发上爬起来。

“大早上发神经呢？”他扭头，下一秒脸上就给扔了体恤和牛仔裤。有点太大，感觉暖烘烘，不是他自己的，把衣服扒拉下来——崇应彪，“还惦记你那‘新疆美女’呢？”

点头：“那新疆美女呢？”

崇应彪被包子噎了一下：“……‘新疆美女’去喝胡辣汤了。”

姬发是有点不好意思的。他把衣服换上，衣服大了他有一个码，体恤上是两只带着墨镜的嘻哈小狗。昨天是我失态了，喝懵了，希望没有冒犯到，他说。崇应彪似哭似笑摆摆手，没事没事，就是你唱了五个路口的“西北风情”，同城热搜抖音你排第二没人第一。姬发连忙打开手机，有个网友趴在阳台上录下来崇应彪扛着姬发的悲伤背影，后者还在唱丝绸之路，声音特像沙漠里找不着水的阿拉伯商人。就在姬发暗自神伤想以后要有人认出他就完蛋了之时，门开了——首先进来的是只比格犬！扑棱扑棱扑棱绕着玄关啪嗒啪嗒啪嗒啪嗒疯跑然后跑到姬发身边嗅嗅；接着后面跟着的是个大只的男人，左手松开了狗绳，右手拎着小米粥。姬发仔细去看看了，眯了眯眼睛，再瞪大——等等……等等等等……“崇经理，那个——”

“是，是他。老‘美女’了。”崇应彪没憋住搁那儿笑。

“啊？”对面不明所以，“你刚起来吧？给你稍的小米粥茶叶蛋。”

姬发接过来，手碰到袋子上，温度刚刚好。大狗闻够了，就在他脚边卧着不愿意起开。

来人笑了：“哟，它喜欢你。”

“傻狗除了你还有喜欢的？它见谁还不呲牙咧嘴的？吃我家住我家睡我家怎么没见——诶呦别咬了笨狗！”

趁着崇应彪挨咬的时候，俩人自我介绍。

我叫殷郊，暂时住崇应彪家。殷郊冲他点头。

我是姬发……昨天住崇应彪家。姬发小指发抖。

你穿我衣服还不赖，狗可爱吧？

姬发脸腾就红了，狗好……狗好……狗好……他念叨。

2

“他是河南人。”

“昂。”

“他是河南人。”

“你再念他户籍也搬不了。”

合同签了，再一个月姬发就正式入职了，现在他归崇应彪管，先熟悉一下业务。自从小伙儿从崇应彪家出来，那个魂儿就跟被鬼勾走了一样，时不时嘟囔一句，殷郊……

“——我提醒你，你别打他主意。”

姬发扭头：“……我没有！”脸通红，“再说了，就算……就算打——”

“他可是你老板亲大侄儿。我说的。”

“……哦。”失恋只需一瞬间。

姬发这小伙挺好的，心里不装事儿，不装事儿得是有把事儿扔出去的途径吧？那可不行，他就去吃饭了。崇应彪见姬发失魂落魄，难得好心提醒一句别喝酒。

“我不喝，你放心。”打的包票可准了！

四十分钟后崇应彪就在抖音上看见他抱着三罐rio嚎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崇应彪一看脑袋就大！怎么回事儿！什么情况！三罐——才三罐rio啊！下一条现场直播，烧烤店老板把手机架在那儿，姬发开始唱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完蛋，他又醉，崇应彪想要不把他捞走吧怪丢人的，又想自己去自己也得丢人。打电话：殷郊？你把那小子捡回来！就经常去的那家烧烤店。

我捡？我捡他——诶呦！

你在干啥？

扑腾腾扑腾腾劈里啪啦哐啷砰砰！兹拉拉——过了老久殷郊的声音才响起来，气喘吁吁：……崇应彪。

啊？

你那双……你那双黑鞋还要吗？

崇应彪猛一心慌——你干嘛？你干嘛要？我说——我警告你殷郊你别以为你是老板他大侄儿我就——崇应彪还是住嘴了。

……

……狗不会扯烂了吧。

殷郊笑笑，没……没……我抢救回来一只……回来肯定赔你……

我们殷郊是很好的小年轻。在从狗嘴里扯回鞋后就赶紧收拾收拾去捡人。临走前他瞧了瞧狗：彪子？

大狗叫一声。

这名是他偷偷起的，平时他跟崇应彪只管狗叫狗，要是叫后者知道大狗也“彪”了，哪怕殷郊是太子爷儿也得给扫地出门。这会儿他问：彪子，你在家乖不？大狗趴在地上跟个多个人一样。殷郊出门，关门，五秒钟后猛拉开——你干什么！

彪子猛地一愣，想了会儿，还是把嘴里刚抢救回来黑鞋又吐出来。

狗大哥诶！大狗哥诶！殷郊还是牵着狗绳去了。

姬发不难找，不是说他外貌多出众——实际上还是很显眼的——主要是他太会……呃……唱了。非常投入，非常饱满，没有技巧，全部真情实感，隔着一一条街殷郊都听得见。他牵着彪子到地方的时候，姬发正站在老板的白色塑料桌上，周围人山人海层层叠叠，不知道还以为是演唱会音乐节。手里攥着易拉罐，肩膀上绑着薄衬衫，汗流浹背声嘶力竭，闭着眼睛摇头摆尾：叫一声妹妹哟你泪莫流，泪蛋蛋就是哥哥心上的油。实心心哥哥呀不想走，真魂魂绕在妹妹身左右——呜啊一声旁边的大哥哭了……这么感人吗！殷郊心下发慌。

他想本来是这么打算的：仗着自己的大高个先挤进去，然后把狗绳拴在姬发手腕上——彪子！跑！然后一溜烟跑回家——我们大狗朋友跑得快呢，骑共享电车都追不上——滴！手机响了。殷郊低头一看是崇应彪发消息：你再不带他走直播间就要破百万。轰！还是赶紧行动……就在他小心翼翼要挤进去的时候，周围突然——鸦雀无声。

……啊？抬头。姬发不闹了，正低头瞧着自己。

殷郊个子很高，人堆里超级显眼。姬发和他对视，有亮亮的黑眼睛。崇应彪只让他捞人，也没和他说小伙儿到底是受了什么刺激……正想着，姬发又开始了，遥遥向他出手，一瞬间，所有人都朝着这个带着狗的大高个看齐了！

大叔问你们认识啊，殷郊刚张嘴，姬发唱最熟悉的陌生人。

大妈问你们什么关系啊，殷郊要说话，姬发唱知心爱人。

姑娘问你们在谈啊，殷郊想反驳，姬发唱爱人错过。

小伙问你们分开了啊，殷郊得解释，姬发唱分手快乐。

殷郊是一个脑袋两个大！姬发还上头呢！这会儿趴桌上伸着脖子离他特别近，狗跑过去趴在桌子上舔他的手肘。

大哥，旁边的小姑娘说，你们带狗就是吉祥如意——意——的一家——你可饶了他吧！

“姬发……姬发……诶，别唱了别唱了……”殷郊凑过去压低声音。姬发靠过来：爱要大声说出来。围观群众说：对！爱要大声说出来！

“这再待会儿可就丢大脸了……”殷郊声音急切。姬发再靠近：爱，永远爱怕——围观群众说：对！爱永远不怕！

诶呦我天呢……崇应彪又开始给他手机滴滴滴了！他们的大只笨狗绕着桌腿转圈显然乐在其中——回来！你不许跳！殷郊深深吸气，拉走也是治标不治本，你保不准哪天出来姬发还唱呢？你说多好个小伙多好的脑子怎么沾点酒就完蛋呢？“你遇上什么事儿了？……我能帮你肯定帮你，要不回去再——”

姬发说住嘴就住嘴，口齿不清地问：“……能帮就帮？”

“只要我力所能及。”

啪唧一下殷郊的手就被姬发握着了！力量之大可以给大家表演徒手捏钻石。姬发攥着他的手放在额前轻轻地蹭蹭，声音湿漉漉地问他：“……能跟我谈吗……？你大伯都分不开的那种……？”

“……”

啊？

殷郊人傻。

眼见周围又要骚动起来了，姬发另一只手又去摸捏的变形的易拉罐了，怎么你又要唱——殷郊眼一闭，心一横，脚一跺——狗被他吓得一跳，为朋友两肋插刀吧！“……行。”

“特、特别、特别特别好……殷郊、隔……”姬发听了，开始吸鼻涕，肩膀抖了抖，然后突然撒开手，从桌子上爬着下来了——

不唱了？

“不、呃……不唱了……有人来接了……明天、明天还——”没说完手就被狗绳给捆上了！

“彪子！跑！快跑！跑回家吃罐头！”殷郊话音刚落，彪子就撒腿狂奔，真是“花绳照比格，飒沓如流星”。殷郊也跟后面赶，赶着赶着赶不上扫了辆电车继续跟……我是不是说过彪子跑得比电车快？是的。殷郊把车还好跟上来了，一看，姬发光着只脚，趴在门框上犯迷糊，旁边卧着彪子，嘴里叼着姬发的鞋。

“你还——你腿脚还怪利索。”殷郊感慨，被狗带这么远还不缺胳膊不缺腿。

“我、隔、我——”姬发晃了晃头，“我唱着敢问路在何方过来的。”原来叠了BUFF。

3

第二天姬发到工位上，老觉得不得劲。所有人瞧他都似笑非笑，尤其是女同事，眼神极其怜爱。

“……崇经理，我昨天晚上是不是……又干啥了。”

崇应彪嘴角抽搐：“你翻抖音。”

姬发极其惊恐地发现自己开了情歌专场。崇经理，我真……我真的——嗷一声！手机里出

现了自己的尖叫，那时候姬发对着电线杆子唱爱我别走。

其实一大早他发现自己又在崇应彪家里的时候心里就打鼓，不过崇应彪和殷郊没什么特别反应，他也就心怀侥幸。没想到搁这儿憋了个大招！接着视频里就出现了个大高个儿，牵着狗——殷郊？殷、殷郊？！

“殷郊他……他——”

崇应彪摇摇手指，点点屏幕，评论里谁写他和殷郊相爱八年虐恋情深遭遇第三者插足又破镜重圆。小伙没经历过这么多，脑袋低得就差钻土里当鸵鸟，他觉得天塌了，狗拉着他狂奔的片段让天塌了又塌。怎么办……殷郊肯定是觉得他……

没多久，老板秘书下来了，抱着文件夹，指名道姓要姬发上去。崇应彪马上起身——“诶，你不许去。”

“凭啥？”

“老板可没叫你——坐下，坐下！”

“……”崇应彪给她臭脸。

从走廊上电梯再到办公室里，姬发心里总在想，殷郊的事儿暂且先放下，是不是大伯老板嫌他影响不好要他还没正式上岗就拍屁股走人呢？走进去，老板坐在办过桌后，开口就是小伙子你真挺好，不过带来的影响确实……呃……嗯，你懂吧。

姬发还没开口——啪！门开了！一个身影猛地冲到他和老板面前！定睛一看，竟然是——

“werwerwerwerwerwerwerwerwer——”

狗啊？！

狗，但绝不是普通的狗。我们的狗是英俊潇洒的狗，是风流倜傥的狗，是万众瞩目的狗，是超凡绝伦的狗。你的狗或许werwer，但是没有我们的werwer厉害；你们的狗或许会蹦跶，但是没有我们的有舞蹈天赋；你们的狗或许会跑，但是没有我们的跑得快——没错！彪子！彪子来了！和——

和气喘吁吁衣冠不整拖鞋全跑丢的殷郊……在三分钟后踉跄着进来，嘴里念叨：“……好……好狗……彪子……回去叫大彪给你开三个罐……”

老板一看，站起来了：“小郊，你这是——”

殷郊蹒跚地走近，姬发去扶，汗湿的手轻轻推开姬发，却啪地重重砸到殷启的桌上：“……没事儿，大伯，我……我遛狗呢！呃……”等到不喘了才继续，“大伯是不是要开了他？”

殷启愣了一下，随后说，嗯。

殷郊说，姬发厉害得很呢。上学得过国奖，科研还有论文。公司不要他都亏，就因为人家爱唱歌就把人家开啦？殷启说，爱唱歌不是什么事儿，是喝醉了就管不住嘴，万一回来顺嘴把什么机密说出去了，这可完蛋。

“那他不喝不就行了？”殷郊扭头看着姬发，“你还喝吗？”

姬发摇头：“不喝，啤酒不喝，rio不喝，豆腐乳蛋黄派酒心儿巧克力我也不碰。”

殷郊摊手——你看？殷启叹息——好吧！

等到殷郊牵着狗从办公室里出来，姬发跟过去：“你怎么来了？”

“崇应彪给我发消息，他觉得不放心，可能我大伯要开你。”

“那你来得还怪——怪快的。”

不然呢！彪子老自豪了，叫一声。

俩人走一块儿，手背不小心碰到，姬发像被烫了一下缩回，又小心翼翼蹭过去：“真是谢谢你，昨天也是，之前也是，你帮我太多。”让我更喜欢……终究没说出口。

而殷郊却像开玩笑一样说了：“能怎么办？昨天答应跟你谈了，今天对象就失业，怪难看。”

最后姬发还是被开了，不过属于私人报复，殷启往评论区多瞥了几眼，发现评论有人说混小子跟大侄儿谈恋爱。

4

姬发自己开了公司，带着大学几个朋友一起创业。哥几个办完公就勾肩搭背吃烧烤，鄂顺问，喝不喝？

姬发摇头。

自从他有了自己的心血，就跟崇应彪殷郊走得远了。稀里糊涂的心动和鬼使神差的告白是啤酒的泡沫，殷郊毫不在意笑着说出来，泡沫就碎。人家大抵就没放心上。

真不喝？姜文焕也问。

这会点头了，刚刚想起伤心事儿——镜头拉近，姬发接过酒杯了！姬发把手往嘴边送了！姬发张嘴了！咕噜！喝了！喝了几杯？几杯？

哦，才一口嘛——

白的。

呕吼完蛋。三十秒后鄂顺姜文焕就彻底控制不住局面。你去哪儿？你去哪儿？你去哪儿啊？姬发大手一挥，颇具英雄风范，指点江山——殷郊那。

啊？这声是姜文焕喊的。

可能是凭借肌肉记忆吧，总之姬发伏着路边的法国梧桐找到了崇应彪他家，鄂顺扛着姬发，姜文焕扭头瞧了瞧，还是上门，敲敲。

“……谁啊？”门里传来声音。

“我，小姜。”

吱呀门开了，崇应彪穿着大裤衩擦着脑袋——“啊？怎么——”伸头往外看：姜文焕，这人不认识，姬发——哦。

“……你是把他捡回来了？喝醉多久了？”低头翻翻抖音，“他今天竟然没唱歌。”

“还没开始唱呢。”姜文焕笑笑。

崇应彪把人让出来，鄂顺和他点点头，他问：“喝多少。”

“二两白的。”

“欧呦！进步大的很呢——”没说完，狗就窜过来werwerwerwerwerwer，“死狗就这时候认人！快喜欢死他了吧！”

几个人聊着，知道了这是鄂顺那是崇应彪，最近在做什么，今天是怎么回事。姬发安安静静地靠在沙发上，就好像上次和上上次一样。

“你小子离职了去向也不跟殷郊说一声。”崇应彪在他面前放罐凉茶。

“.....”姬发不回应，迷茫的眼睛四处看看，“殷郊呢？”

说曹操曹操到，殷郊从浴室里推门出来，刚洗了澡。大晚上怎么还来客了？晚饭也没掉筷子啊？他看一看——姬发？

“你来这儿了？”

“.....嗯。”姬发哼一句，“.....对不起，我又喝酒了。”

“他今天喝酒没唱歌。”崇应彪搭腔，姬发点头。

“可以原谅我吧.....？”

“.....你唱吧，可以唱，不扰民就行。”殷郊坐过来。

姬发瞧着殷郊的眼睛，觉得那真是干干净净的很，里面原来装过焦躁装过烦闷装过慌张，这时候都没有，安静的湖面碧波粼粼。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你为什么还不过来.....

过了一会儿，姬发不唱了，难听吗？他问。殷郊摇头，可以的很。鄂顺姜文焕大彪拉着小彪一起识趣儿地跑阳台了，客厅里就他俩。这时候姬发特认真地说：“.....能跟我谈吗.....？你大伯都分不开的那种.....？”末了又加一句，“我觉得你人特好，心也好，我可喜欢了.....”

姬发又去摸他的手，这次是小心翼翼地，勾着指头，然后在鼻尖上蹭蹭。殷郊瞧过去，创业后的姬发变得憔悴了些了，黑眼圈挂在脸上，他摸摸，姬发没忍住眨了眨眼。

“你人也好，醒着的时候做事认真，脾气还好，比崇应彪强太多。”阳台上咣当出现什么声音殷郊不管，“.....你好，就是不理人。”脸通红，

“我怎么不理人了！”姬发爬起来。

“你走了也不和我吭一声！我连你电话号码也没有。”

“.....”姬发点头说知道了，“.....行吧，那我现在就给你.....诶，你干嘛？”他瞧见殷郊把手机的录音界面调出来。

“你快唱，你再唱一遍，你刚刚那首唱得好.....”殷郊声音越来越低，“录下来跟人显摆我男朋.....”

后面再嘟囔听不见了。



一个叫我是歌手。

一个叫我拿麦。

呵呵，崇应彪骂一句，然后开始遛狗，狗咬他一口。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